

## ■工会岁月

或许在你现在和曾经的工会工作中，有无数个细节如同过眼云烟飘过，但总会有一些小故事伴随着某些物件、某些人和某种符号留了下来，比如一次活动、一个日子、一张照片……



著名相声演员博林携徒在我厂演出

# 2000年，全总文工团演出来到三线厂

□牛润科 文/图

看着电视里的央视文艺晚会，每当我见到那些难忘的面孔时，就让我想起十几年前，全总文工团来我厂慰问演出的热烈场面。

记得那是在2000年的6月初，当我们地处山西中条山里的国营红山机械厂的职工家属院，得知全总文工团要来我们这个三线厂慰问演出时，无论是干部还是职工家属，都是欢喜雀跃。我清楚地记得，当时的演出舞台，分别设在办公楼门前和职工文化馆里。特别是办公楼前的露天舞台，由厂工会做了精心的布置。最有特色的是，把工厂生产的坦克和坦克架桥车开在舞台的两边，大有振军威壮国威之气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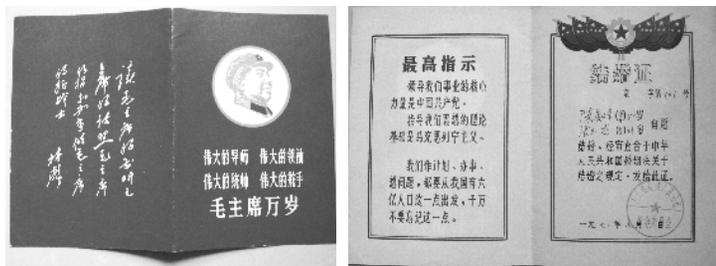
职工家属在观看慰问演出

9日上午10时许，先在露天舞台演出，无论是坦克和坦克架桥车上，还是办公楼的广场上，到处都挤满了观看的人们。著名相声演员博林携徒在一阵欢声笑语中拉开了慰问演出的序幕，他们师徒合作的《笑语欢歌》，获得了阵阵的喝彩。接着是被誉为“天府飞出的百灵鸟”的龚七妹，她以一曲《父老乡亲》赢得了现场雷鸣般的掌声。被工人朋友们亲切地称为“平民歌唱家”的刘秉义，一首《咱们工人有力量》与战斗在生产第一线的工人产生了共鸣，在互动中把整台演出推向了高潮。

到晚上8点，这些歌唱家、笑星和其他文艺工作者们，又不辞辛劳地为全厂职工家属演出了相声《博林与新徒》、《我为祖国献石油》、《白发亲娘》及口技、民族舞等精彩的节目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次慰问演出，不光是给我们送来了欢乐，更重要是给我们这些把青春、终身和子孙献给三线建设的儿女们，送来了党中央的关爱。

## ■图片故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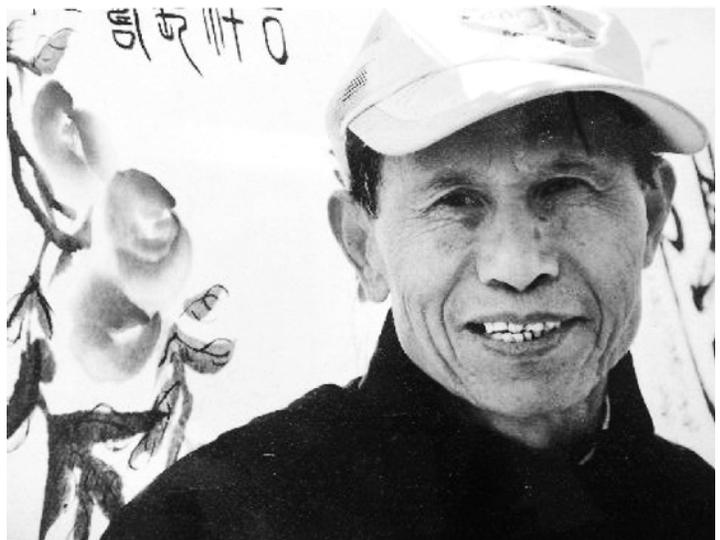
# 爸妈45年前的结婚证

□陈颖 文/图

前两天，妈妈要做针线活，就叫我到后屋的一个旧木箱子里去拿一些白线来。我一看原来是妈妈最早的陪嫁箱子，外观和颜色已经很久了。打开箱子后，拿出放白线的布兜，看见布兜底下压着一个塑料袋，里面整齐的放着两张红色的卡片，打开里面一看，原来是我爸妈的结婚证。

这两张结婚证被我妈妈保存得完好无损，正面上还印有金黄色毛主席像，头像下印有“伟大的导师 伟大的领袖 伟大的统帅 伟大的舵手 毛主席万岁”。打开结婚证，左面部分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：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；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。

## ■家庭相册



# 岳父的“备忘录”

□王广超 文/图

这张照片是我去年探亲时用相机给岳父拍的唯一一张照片。拍照时，岳父还有点不好意思。岳父年纪大了，体力不济了，眼睛花了，头发白了，连记性也差了很多。我这次过年回家，发现岳父准备了一个“硬面抄”，经常在上面涂涂画画，还笑着说，不中用了，得用“备忘录”了。

年夜饭自然是全家聚得最全的一次，一个个吃饱喝足了，可春节晚会还没开始，便闲坐着捏着牙签剔着牙缝儿，你一言我一语地扯起了闲篇儿。我和勤快的媳妇帮着岳母清理“战场”，拾掇利索后，我洗好手就瞅见岳父进了里屋摸起了老花镜，安静地坐在床头奋笔疾书，那本所谓的“备忘录”平摊开来铺在膝盖上。心生好奇的我便悄悄地走过去，想看看老爷子究竟写了些什么。

1月3日，是小梅的生日。今年是本命年，记得给她买套纯棉的红色保暖内衣。

老太婆降压药能吃到这月底，下旬要拿医疗卡开几盒洛汀新！勿忘！

小儿子新买了一辆车，得经常打电话提醒他甭喝酒。

老大买新房子了，为了还贷，压力挺大。我争取每月从退休金里挤两个钱贴补贴补。

1月16日，老太婆76岁生日，记得通知孩子们都回来过寿！

2月18日，大年三十，给培培、航航每人200元红包一个。

翻看着岳父的“备忘录”，心里感觉热热的。老人家当了一辈子工人，文化程度不高。老了他又写起了“备忘录”，写的全是他最亲近的人，唯独没有他自己。

我百感交集地踱步回到客厅，他们还在热火朝天地聊着。

“我订的房子下月签合同，到时候，你们可要多帮衬几个，……”这是小舅子的声音。

“我准备今年买辆车，上班呀，或是办个事啥的开车方便！”这是我那前年就拿了驾照、现在满脑子购车梦的媳妇说的。

新年伊始，亲友们每个人都有着各自的憧憬和梦想，但我发现，没有一个人的新年计划跟自己有关，其中也包括我自己。

趁岳父去厕所方便的空儿，我从里屋拿出岳父的“备忘录”，大家挨个翻阅了一番后，都不再说话，喧闹的客厅里，瞬间安静了下来。

那一刻，我从所有人的沉默中读懂了一句话，我们应该把敬爱老这一项添加到自己的“备忘录”里，并作为最重要的一条，牢牢记在心底。

我们作计划、办事、想问题，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，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。结婚证的右面才是正题。上面写有京字第101号，张玉杰、陈殿峰自愿结婚，经审查合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关于结婚之规定，发给此证。日期是1970年7月6日。盖的印泥章为大兴县礼贤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。

我好奇地拿给妈妈看，老妈一边往线轴上缠线，一边看着这对结婚证对我说：“虽然是1970年领的证，但是我跟你爸爸是1972年冬天才在家里请了亲戚朋友和街坊四邻办的事。那个年代的人可不跟你们现在的年轻人一样，我跟你爸爸办事之前都没有见过几次面，就在娘家干庄稼地里的农活挣工分了。到了你爸爸家，我也没有享到福，这些年跟你爸爸倒是受了很多的累，到现在全身上下没有一个好地方，全都有毛病，药都不能断。”听着

老妈讲的每一句话，我心里都不是滋味，正像老妈说的那样，当时爸爸家里哥四个，是属于贫农成分的家庭，所以可以说是很穷。老妈嫁过来之后，辛勤侍弄着几亩的口粮地，爸爸初中毕业后学了木匠手艺，就给生产队里干一些木匠活挣工分。后来有了我，家里添了一口人，生活就显得拮据一些，但在我妈妈的精心操作下，生活还勉强能过去。

转眼间45年过去了，我的爸爸和妈妈也从不相识到经过媒人撮合认识，到领取结婚证，到办事结婚，到为人父为人母，再到亲情环绕的一家人，爸爸说：“时间过的真快，我跟你妈妈这都是往70岁数的人了，看到孙子孙女都20来岁了，看到我不老行吗？”真的，眼前的父母看着确实是老了，但他们永远都怀有一颗不老的心，就像这两张鲜红的结婚证一样，被保存得鲜红漂亮。